

《书林清话》疑误举隅

任 莉 莉

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在版本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。然而,百年之前的著述,毕竟难免有所局限。比如,《书林清话》所据的版本例证,主要取材于历代书目题跋札记等文献,但其引述却不无失据不实之处。今据民国六年(1917)叶氏观古堂初刻本,复核其所徵引的各种书目文献,发现亦存在一些疏误,兹例举说明如下。

1.卷二“刻书有圈点之始”一节云:“森《志》、丁《志》、杨《志》宋刻吕祖谦《古文关键》二卷。”按:检森立之《经籍访古志》、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及杨守敬《日本访书志》,均未著录“吕祖谦《古文关键》”,当属误引。

2.卷二“宋陈起父子刻书之不同”一节,谓“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”者有唐《韦苏州集》十卷,《唐求诗》一卷,见杨《录》宋刻本、丁《志》明仿宋刻本。按:杨绍和《楹书隅录》卷四《集部》著录《宋本韦苏州集》,云:“即《百宋一廬赋注》所谓‘临安府睦亲坊南陈氏书棚本’也。”王绍曾考证曰:“题宋陈氏书棚本,经鉴定实为明刻。现藏山东省博物馆。”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二十四《集部·别集类》著录《韦苏州集》,未言仿陈氏书棚本。

3.卷三“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”一节云:“崇文院本,咸平三年刻《吴志》三十卷,见黄《记》、陆《志》。”按:黄丕烈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卷二《史类》、陆心源《皕宋楼藏书志》卷十八《史部·正史类》均著录宋咸平刊本《吴志》三十卷(按言“三十卷”实误,《蕙圃藏书题识》卷二《史类一》陆心源《仪顾堂题跋》卷二均作二十卷,是),皆未言为崇文院本。陆心源《仪顾堂题跋》且定为“咸平中国子监刊本,而徽宗时修补者”。又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三《史部一》著录亦为此本,言在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观,于陆氏所定刻书之所无异议,惟谓:“卷中避讳已至‘桓’字,则已骏入南渡矣。”

4.卷三“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”一节云:“左廊司局本,淳熙三年刻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,见《天禄琳琅后编三》、陈鱣《简庄随笔》。”按:《简庄随笔》中未见著录左廊司局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,仅有闽山阮仲猷种德堂刊麻沙本及北宋本。

5. 卷三“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”一节云：“建安漕司本，绍兴癸酉二十三年，黄訢刻其父伯思《东观馀论》，不分卷，每叶二十行。每行二十字。见傅沅叔增湘藏书”。按：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九《子部·杂家类》著录《东观馀论》，云：“黄长睿父《东观馀论》，绍兴丁卯其子訢刊于建安漕司，嘉定间攻媿楼氏复以川本参校，即今所传本也。”非叶氏所引“绍兴癸酉二十三年”本。

6. 卷三“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”一节云：“江西提刑司本，嘉定壬申五年刻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十六卷，《续笔》十六卷，《三笔》十六卷，《四笔》十六卷，《五笔》十卷，见陆《志》。”按：《容斋随笔》见陆心源《皕宋楼藏书志》卷五十六《子部·杂家类》著录。叶氏言此本为江西提刑司本，当据陆心源《皕宋楼藏书志》所录明会通馆活字本所载诸序跋而定。以丘橐跋称刻书者洪汲为“江右祥刑使者”，遂以为系江西提刑司所刻。其实，所录洪汲跋明言是其守章贡（赣州）时，“以其书钁于郡斋”的。又何异序称洪汲为“知赣州寺簿洪公汲”，言其将《容斋随笔》“悉钁木于郡斋”，并请为之作序。序末又言“寺簿公方以课最就持宪节”（按指任江西提刑使），可见刻书时其官应是赣州知州，以政绩优异（课最）才升为江西提刑使（就持宪节），而其时书早已刻成，只不过添刻几篇序跋而已。故其书应归属郡斋刻本。

7. 卷三“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”一节云：“淳熙乙巳十二年至丁未十四年，全州军州学刻《集韵》十卷，见森《志》、杨《志》。”按：森立之《经籍访古志》卷二《经部》著录宋刊本《集韵》十卷，南宋淳熙间刊本，每卷有“金泽文库”及“蟠桃院”印记。杨守敬《日本访书志》卷四大意与森《志》同，提及“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充金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田世卿跋”。叶氏盖误将“金州军”当“全州军”刻。又，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二《经部二》著录亦为此本，言在日本帝室图书寮所观，云“杨惺吾曾以曹棟亭刻本校过，又据汲古阁影宋本对勘，十合八九。惟汲古阁本十一行，与此非出一源。盖汲古祖本是庆历本而有修版，此则淳熙十四年丁未金州军重刻也。”金州，在今甘肃榆中。全州，即广西省桂林市全州县。

8. 卷三“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”一节云：“淳熙丙午十三年，严州州学刻《唐柳先生集》四十五卷，《外集》一卷，《附录》一卷，嘉定改元重刻。见森《志》。”按：森立之《经籍访古志》卷六《集部·别集类》著录宋槧本《唐柳先生文集》，未言为严州州学刻。

9. 卷三“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”一节云：“嘉定丙子九年，兴国军学刻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，附陆德明《音义》五卷，闻人模《经传识异》三卷，见《天禄琳琅一》、杨《志》、杨《谱》。”按：考杨《志》卷一确著录宋槧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，宋嘉定丙子兴国军教授闻人模校勘。杨《谱》卷一《春秋左氏传序》末亦有“迪功郎兴国军军教授闻人模”一行文字，而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卷一则分别著录《春秋经传集解》“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本”和“世綵堂廖

氏家塾本”二种,未见“兴国军学”所刻者。同卷所载《春秋左氏音义》则为“宋嘉定时兴国学刊本”。

10.卷三“宋司庠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”一节云:“嘉定甲申十七年,武冈军军学刻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八十卷,见黄《记》。”按:据黄丕烈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,此书有嘉定甲申金华应谦之、并有门生文林郎差充武冈军军学教授陈冠两跋,皆云公裔孙出泉本重刊,作跋人系衔如此,并不足以证明此书为军学所刊。又,陆心源《皕宋楼藏书志》、《仪顾堂题跋》、《续跋》、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、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、《藏园群书题记》、黄丕烈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及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中均著录此本,皆仅言其为“宋刊本”,并未定为武冈军军学所刻。

11.卷三“宋司庠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”一节云:“嘉定甲申十七年,新安郡斋汪纲刻《吴越春秋》十卷,见张《志》影宋钞本。”按:陆心源《皕宋楼藏书志》、《仪顾堂题跋》、《仪顾堂续跋》、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、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等题跋中记载最早的均是元刊本《吴越春秋》,国图现藏最早的本子也是元大德十年绍兴路儒学刻本。惟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十《史部·载记类》著录有“校宋本《吴越春秋》十卷”,云:“宋本,嘉定中新安汪纲所刻,有跋。”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卷十四《史部·载记类》著录《吴越春秋》,末云“嘉定甲申八月望日新安汪纲书”,叶氏定其为新安郡斋刻本,似证据不足。汪纲《宋史》卷四百八《史部·正史类》有传,新安(徽州黟县人),没做过徽州知州,即此可定。

12.卷三“宋坊刻书之盛”一节云:“闽山阮仲猷种德堂,无年号刻《杨氏家传方》二十卷,见森《志》。”按:森立之《经籍访古志》中无此书。其《经籍访古志补遗》则著录有宋槧本枫山秘府藏《杨氏家藏方》,叶氏所言版本亦误。又叶氏每云“见陆《志》”,实见陆之《续志》。“见森《志》”,实森《志》之补遗。此类不具举。

13.卷四“元监署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”一节云:“集庆路儒学,刻奉元路学古书院山长张铉《金陵新志》十九卷,见孙《记》、张《志》、朱《志》、瞿《目》、陆《志》、丁《目》。”按:孙星衍《平津馆鉴藏书籍记》卷一《宋版》所著录《金陵新志》为十五卷,非十九卷。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、朱绪曾《开有益斋读书志》、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、陆心源《皕宋楼藏书志》、丁日昌《持静斋书目》著录同孙《记》。

14.卷四“元时书坊刻书之盛”一节云:“胡氏古林书堂,至元己卯十六年,刻《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》十二卷,见孙《记》、张《志》、瞿《目》、森《志》。”按,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中未著录此本。

15.卷五“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”一节云:“晋府宝贤堂,亦称志道堂,亦称虚益堂,又称养德书院。嘉靖乙酉四年,重刻元张伯颜本《文选注》六十卷,见缪《续记》。”按:此处叶氏误引“见缪《续记》”。缪荃孙《艺风藏书记》卷六

“诗文第八”著录明唐藩覆元张伯颜本《文选》六十卷,可知明代唐藩也刻过此书。又,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二十三《集部五》亦著录明成化间唐藩重刊本。两者均出唐府,非叶氏所言晋府宝贤堂刻本。其实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三八《集部·总集类》著录“明嘉靖晋藩刊本《文选》六十卷”,云:“此乃嘉靖四年乙酉晋藩重刊张伯颜本”、“养德书院校正重刊”,正是叶氏所言之本。

16.卷五“明人刻书之精品”一节云:“隆庆六年刻陶穀《清异录》二卷,见张《志》、瞿《目》。”按,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中未著录《清异录》。

17.卷五“明人刻书之精品”一节云:“震泽王延喆恩褒四世之堂,嘉靖丁亥六年刻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》一百三十卷,见朱《目》、丁《志》、陆《志》、缪《续记》。”按,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》,朱学勤《结一庐书目》中未著录。

18.卷五“明人刻书之精品”一节云:“吴郡袁褫嘉趣堂,嘉靖癸巳十二年仿宋刻《大戴礼记》十三卷,见《天禄琳琅九》、孙《记》。”按:《天禄琳琅》卷九著录皆“明版子部”,又《天禄琳琅》卷七《明版·经部》有《大戴礼记》,《天禄琳琅后编》卷二亦有《大戴礼记》,然均未提及“吴郡袁褫嘉趣堂”,亦无“嘉靖癸巳十二年”字样。

19.卷五“明人私刻坊刻书”一节云:“许宗鲁宜静书屋。……无年号刻《尔雅注》三卷,见范《目》、丁《志》。”按: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五《经部·小学类》著录《尔雅》、《尔雅注》多种,未见许宗鲁宜静书屋刻本。

20.卷七“明人刻书载写书生姓名”一节云:“张《志》、瞿《目》明刻杨维桢《铁崖文集》五卷,卷末有‘姑苏杨凤书于扬州之正谊书院’一行,皆误元刻。”按: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卷三十四《集部·别集类》诚误为元刊本,而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二十二《集部·别集类》著录则明言为明刊本,云:“张氏《藏书志》讹元刊本,以未见冯、朱二序故也。”叶德辉云“皆误元刻”,误。

作者单位: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、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